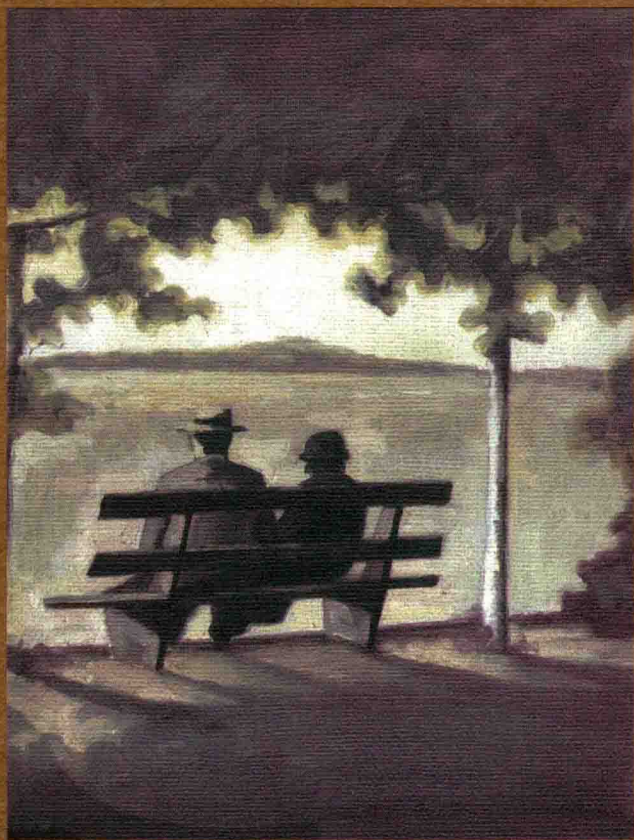


倾听 哈尔滨的诗

[日]加藤淑子 著 [日]加藤登纪子 编 王晓东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哈尔滨记忆”系列丛书

倾听 哈尔滨的诗

[日]加藤淑子 著 [日]加藤登纪子 编 王晓东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08-2017-0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听哈尔滨的诗 / (日)加藤淑子著; (日)加藤登纪子编; 王晓东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8.6

(哈尔滨记忆)

ISBN 978-7-5484-3266-1

I. ①倾… II. ①加… ②加… ③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1694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HARBIN NO UTA GA KIKOERU

Text copyright © 2006 by Toshiko Ka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Fujiwara-Shoten Publishing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jiwara-Shoten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and Eric Yang Agency, Beijing Office

书 名: 倾听哈尔滨的诗

作 者: [日]加藤淑子 著 [日]加藤登纪子 编 王晓东 译

责任编辑: 陈春林 韩伟锋 滕 达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孜闻书装坊

版式设计: 哈尔滨今佳快印有限公司

封面绘画: 母绍锋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256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71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3266-1

定 价: 7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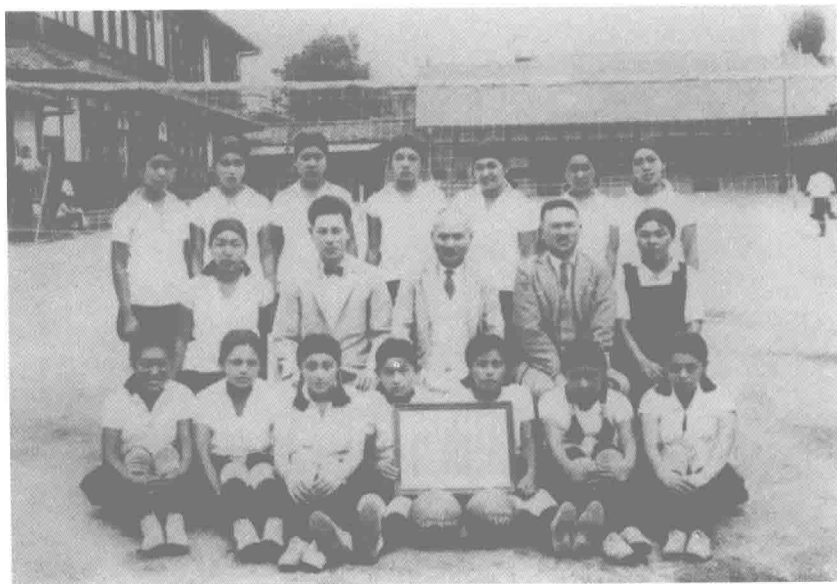
20 岁的淑子



一岁的淑子



三岁的淑子



女子学校排球部集体合影(淑子位于后排中央)



17 岁的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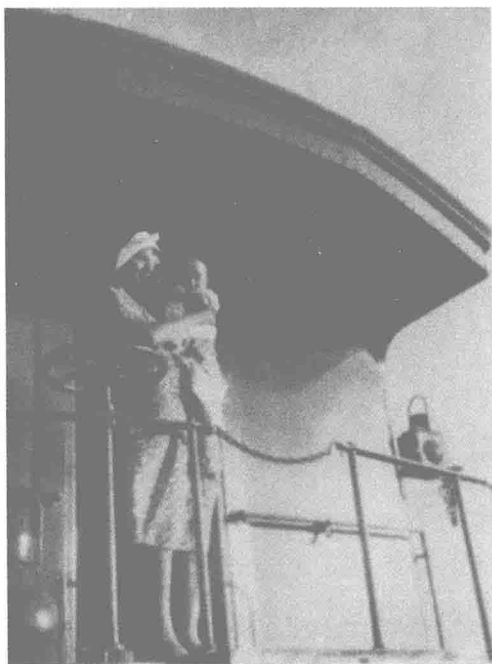
京都初识时的幸四郎和淑子



1935年10月10日,在京都宾馆举行婚礼



在哈尔滨的新婚时期,远景为忠灵塔



1938 年和干雄立于中东铁路车辆连廊



与“松花江”新桥店的雇员路巴的合影



1957年“松花江”店新桥开店
(左后幸四郎,右后淑子)



“松花江”歌舞伎町店前



1962年春,登纪子东大入学时的全家福
(左起淑子、登纪子、干雄、幸子、幸四郎)



1965年,登纪子做歌手出道时
(左起登纪子、淑子、幸四郎)



1986年,京都基辅餐厅15周年店庆时的淑子和幸四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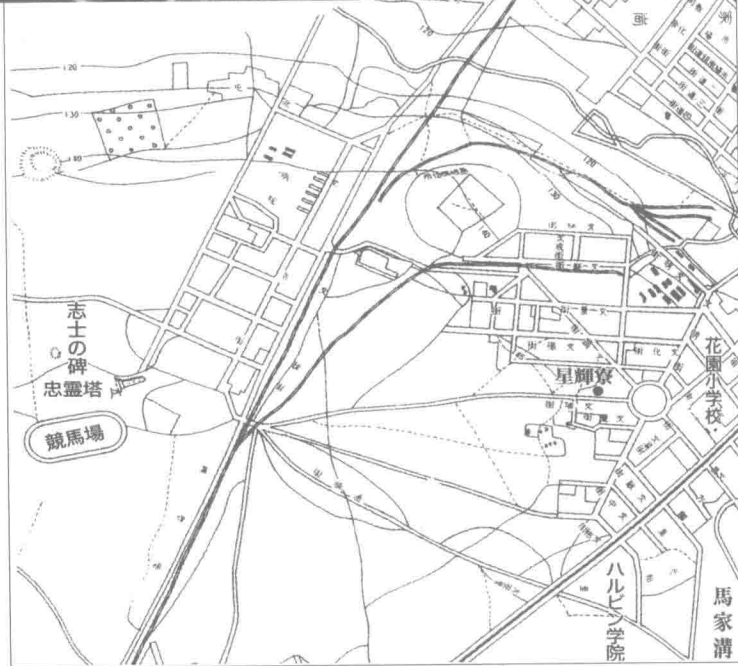
2006年,在“剧院·松花江青山”分店举行的淑子91岁生日聚会,图为淑子与孙子曾孙们



ハルビン駅——哈尔滨火车站
 鉄路局——铁路局
 大直街——大直街
 植物園——植物园
 大馬家溝河——大馬家沟河
 車站街——车站街
 ハルビン神社——哈尔滨神社
 ヤマトホテル——大和酒店
 義州街——义州街

秋林洋行——秋林洋行
 マリヤ・ニコラエヴナの家——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家
 中央寺院——圣·尼古拉教堂
 ホテルニューハルビン——新哈尔滨宾馆
 吉林街——吉林街
 サハロフの家——萨哈罗夫的家
 奉天街——奉天街

花園街——花园街
 遼陽街の軍官舎——辽阳街的军官宿舍
 遼陽街——辽阳街
 ハイラル街——海拉尔街
 傳家甸——傅家甸
 極楽寺——极乐寺
 ロシヤ人墓地——俄国人墓地



サマントン——萨默顿
 大和アパート——大和公寓
 ハルビン高女——哈尔滨女子高中
 花園小学校——花园小学
 星輝寮——星辉宿舍
 馬家溝——马家沟
 ハルビン学院——哈尔滨学院
 志士の碑——烈士碑
 忠霊塔——忠灵塔

競馬場——赛马场
 ザトン(入江)——湖茬
 太陽島——太阳岛
 ソンガリー——松花江
 ヨットクラブ——游艇俱乐部
 ソンガリー鉄橋——松花江铁桥
 山内家——山内家
 松浦洋行——松浦洋行
 キタイスカヤ(中央大街)——中央大街

新城大街——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
 登喜和百貨店——登喜和百货店
 地段街——地段街
 中央市場——中央市场
 名古屋ホテル——名古屋旅館
 買賣街——买卖街
 桃山小学校——桃山小学
 モデルンホテル——马迭尔宾馆
 ハルビン市公署——哈尔滨市公署

序 言

XUYAN

此刻的我们，立于松花江边。

略有淤塞的江水下，河岸的石堤自不待言，就连河底的沙地都清晰可见。

三层石堤堆叠着，两岸的石堰历久弥新，守护着沼泽般绵延开来的大河松花江。石堤又渐次堆叠上了新石，色彩各异的三层石堤间，历史的印记悄然展现。

初见此景，心中唯感惊奇。

我总是不免惊叹：无论何时相见，这里的水量总是如此充沛。在这条深不见底的江里，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着些什么呢？

此时一群人正嬉闹着蹚着浅水，渡往不远处的江中小洲。

曾经在波涛滚滚的松花江两岸系有许多船只，船夫们东跑西颠地拉拢客人。而如今再也看不到这般景象了。

对岸便是让我刻骨铭心的太阳岛了。



长长的栈桥头处仍看得见停泊的观光船。

“还是先去太阳岛吧，从哪里去比较好呢？”干雄向导游打听道。

“乘车就能到。”导游回道。

听此回答，我禁不住反问：“嗯？乘车？去太阳岛不是只能坐船吗？”

“如今不一样了，架通了大桥后大家都乘车去呢！”

原来，一切都已今非昔比。

曾经的松花江风貌依然存于心间，虽明白那已成幻影，却仍寻觅着那些相似的东西。

跨越近五十年的风霜岁月，细细回味着与此地的机缘，仍感到不可思议。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日，丈夫幸四郎溘然长逝。适逢京都火葬场捡拾遗骨之时，长子干雄提议道：“将骨灰撒到松花江吧。”

大家相顾无言却并无意见。丈夫的一生，与哈尔滨有着极深的渊源，这一点是大家都明了的。

从那之后经过漫漫半载，终于一九九三年五月的连休，此行得以实现。

干雄夫妇、长女幸子和她的朋友还有我五人同行。

车子驶向上游，穿过路尽头处的新建渡桥，对岸又经过一座小桥，很快就抵达了太阳岛。

一下车，一座白色的三层建筑就映入眼帘。这便是太阳岛的标志——米尼阿久尔餐厅！

在一切皆已陌生的风景中，看到米尼阿久尔餐厅还依然保持着原样，我长舒了一口气。



此般一想，诸多回忆便接踵而至。

以前这附近经常有年轻的俄国男女身着泳衣搭着肩，牵手散步。米尼阿久尔餐厅则时时回荡着俄国旋律的舞曲。

如今这一带虽说变成中心地繁华起来，却少了些许绿意而变得喧嚣杂乱，俨然成了一座游乐场。

沿着岸边走下去，这块地带曾是一片多沙的原野，广阔的沙地上荡漾着海浪般的波纹，如今建起了一座低矮的堤坝延伸向远方。导游解说称：“这座堤坝是在一九五七年洪水泛滥的时候，运用人海战术筑起来的。”

我们一行乘上了装有马达的观光船。

船行至江中，风景突然变了。

茶色的江水波涛汹涌，声势浩大地奔流向远方，真不愧为大河松花江啊。

默默凝望着流动的江水，转眼间就到了江水的深处。

“这里应该可以了吧？”

干雄取出装有骨灰的包袱。

“父亲，带您回故土了。”此般言语着，便将包袱中的骨灰轻轻撒入江中。

眺望着骨灰转瞬间被江水席卷而去，我们不由得合掌祈祷。

会流往何方呢？此番种种不等思量骨灰已消失不见。应该会不断流淌着，流过阿穆尔河，流向广阔无比的世界吧。

正当此时，远处的大铁桥上一列列车由南向北驶过。

没错，曾经也是如此。丈夫曾经注视着列车飞速驶过松花江上的铁桥说道：“那是哈尔滨发往巴黎的列车，我的梦想就是坐上那辆列车去欧洲啊。”



在曾经和平的大陆还未变得战火连天之前，幸四郎的梦想至今历历在目。一九二九年，幸四郎从京都二中转学到哈尔滨学院，此期间学习了俄语，接触了俄式民谣和俄国人的生活，感受了革命氛围以及宽广的俄国胸怀，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年轻男子的梦想，肯定是无限宏大的吧。

就职于满铁公司之后，丈夫因工作原因与俄国人关系交深。

即使哈尔滨这座由俄国人建设起来的城市，于一九三二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惨遭战争车轮无情碾轧，幸四郎心中的“俄国热”也从未冷却过。

终战后，回到日本的幸四郎入职国王唱片，负责一部分娱乐圈的工作。归日的生活始终无法抑制住幸四郎对俄国的怀恋。所以当哈尔滨的俄侨（俄国革命爆发后，离开俄国的俄裔居民）撤至日本时，他就盘算着为他们提供容身之处。终于终战后的第十二年，开了家名叫“松花江”的俄式餐厅。

此后的三十五年间，直到八十二岁去世，幸四郎每晚不落地喝着伏特加酒，男中音朗声唱着《斯捷潘·拉辛之梦》，俄国风韵始终在身体里流淌着。

正因为哈尔滨是一座属于流亡他乡侨民（无国籍俄国人）的城市，所以它才洋溢着如此哀伤的美丽俄国的气息。

如今留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已极少。在这座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城市里，已无望寻得往日的气息。

只有这静默流淌的江水似是熟稔往昔一般，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眷恋。

抛撒完骨灰后，我们乘船上岸后步行走向太阳岛的深处。

